

冬  
青  
館  
乙  
集

冬青館乙集卷七

烏程張鑑秋水

文七

跋

通鑑補跋

通鑑補共四百五十一卷明嚴衍撰衍字永思嘉定人  
事跡無所表見唯同里黃忠烈漳耀爲永思壽序在崇  
禎甲申之歲是年永思卽下世其書前編以司馬光資  
治通鑑爲藍本後編以薛應旂續資治通鑑爲藍本亦  
見稱于忠烈則其行義可知前編有補其事補其文補  
其所未載有附錄有備攷有補注如禿髮儁爲乞伏

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  
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  
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  
文昌右相本在聖厯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  
月聖厯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  
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厯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  
書之又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死  
之而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攷異以申  
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  
模爲抗節誠誤至尹冲之死則宋魏有同辭奈何因模  
而併誣冲乎其譏胡注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

既少通鑑譌醒爲治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知  
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潛稱守國天王王通  
鑑譌守爲宋注卽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當是齊  
國是不攷北齊書也其續編有補事有補注有辨誤蓋  
辭書除道學一門以外皆冗穢無可觀故所補稍多如  
通鑑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並進爵秩則以爲詳攷宋  
史無劉光義傳唯劉廷讓傳云廷讓字光義乾德二年  
冬興師伐蜀爲四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  
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則光義乃廷讓之  
字本一人也又通鑑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因黜爲汀州  
司馬則備舉琳一身行事及履歷無貶汀州司馬事以

辨穉氏之妄又孔文仲之彈程頤則以文仲本傳及頤傳皆不載其事以爲未知通鑑所據又通鑑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則以地志青城屬永康軍青神屬眉州本紀云永康軍青城縣民因作亂遂攻青神則知青神當爲青城之譌其餘如提要所糾開寶五年永寧公主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爲藝祖所戒不應於開寶八年復譌爲永康公主之類亦俱已削正並能義據宏深徵引該洽洵爲明人所僅見之書當日搜羅遺佚或以其篇秩繁重遂不及進呈良可喟息茲值石文之世得上備石室之藏豈非嚴氏之厚幸歟

宋板夷堅志跋

夷堅志宋洪邁撰宋史藝文志載有甲乙丙志六十卷  
丁戊己庚志八十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夷堅志甲  
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  
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趙與時賓退錄亦云  
夷堅志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不相重複疑此書在宋  
時已無全書故與志不甚相應今 四庫書已著錄支  
甲至支戊五十卷而此八十卷乃其正集自甲至丁四  
種每集冠以自序楮墨完善尙是宋人原刻知賓退錄  
之言不謬且丙集正作景集序中自言其家諱所由而  
與時錄乃謂支丙作支景則與時豈亦未嘗見其正集  
歟史稱邁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眾體攷閱典故漁

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蓋亦指此書而言直齋又云  
世傳徐鉉喜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斥絕  
者皆詭言以求合今邁亦然晚歲急於成書妄人多取  
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  
亦不復刪潤徑以入錄今觀自序其欲速之志良如陳  
氏所譏然文人愛奇古今通蔽正不必若勤有堂隨錄  
湧幢小品之故爲此書作詞說而瑕瑜自見其事或不  
足存而地里官爵姓氏均足以資考索苟千寶爲搜神  
記後世爲史者不嫌采爲故實則此八十卷之存亦庶  
幾爲讀史一助云

金匱祕典跋

金匱祕典十卷鈔本不知何人所譌後有何義門跋以爲前朝內府所藏散落人間者亦莫能是正書一卷載帝系及后妃諸王生葬日月二卷載異姓五等之封及三公三孤諸姓氏而易名之典附焉第三第四全載遺聞佚事開國之匪頒中朝之選舉所誌尤多至於景帝復英廟三書戶部復邊費一疏率史所未詳五卷載內閣大臣年表中書省年表御史臺年表大都督府年表六卷載九卿年表七卷載四殿二閣十有一學士及六部九卿以下諸官姓名八卷載武衛并宮中女官之制第九第十載文武封爵及官制科舉諸盛典悉隸焉自洪武以迄嘉靖四十二年止其稱今上者世宗也後復



有紅筆添注者似外閒人塗乙非其原本攷明世諸帝  
實錄後必有寶訓祕典疑實錄外別是一種此則似內  
監劉若愚輩所爲中載成祖與李景隆戰書則稱燕王  
景帝與也先書稱太師處輒空一字亦尙是藁本且史  
言景泰之立于忠肅實左右之而三書中其與英宗書  
則云大兄到京之日君位誠如所言另再籌畫兄弟之  
閒無有不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爲卑有違天道其與  
也先書云得指揮岳謙梁貴今明史作李鐸回京口傳大兄皇  
帝聖旨命朕位以興宗廟之祀朕不得已勉遵大命敬  
慎天道人心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詔告天下卽皇帝位  
尊大兄爲太上皇帝尊居朕上太師果能送兄回京朕

有大事必當稟而行若大兄仍居皇帝位則降尊就卑是罔天矣罔天之事朕豈敢爲詞義拙率事理幽隱疑出景泰親筆當日岳謙梁貴所傳口語今不可得攷然觀先後兩書則雖以此絕敵人之望而英宗復辟之念自其素定故將迎英宗時景帝不憚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其言可想景泰才地不及宋高宗而忠厚稍勝故不免流露如此可知當時忠肅回天之難後雖欲自免其可得乎其餘足以裨益史事處不可枚舉洵足寶貴乙丑三月在琅嬛仙館得閱是書因書其後

書東林同志錄後

茅止生掌記云逆瑾榜朝堂姦黨劉健謝遷等五十二

人而其中功業理學有王守仁文章有李夢陽近日逆  
賢時同心錄所稱姦黨二百五十八人天鑒錄又八十  
人不知異日有如二公者否余曾忝附其中竊爲之懼  
矣按同心當卽同志之異今同志錄共三百十八人而  
茅元儀之名正在貲郎武弁山人之下然人數不合卽  
天鑒錄亦多二十三人總之此等紀載後人互有損益  
亦非當下原本故點將錄或謂出於王紹徽或謂出於  
鄒衣白而志略乃附在酌中志之後則其經劉若愚所  
竄改必矣憶漁洋先生池北書庫中有單行本未知與  
此本異同若何當記之以俟更攷

書崇禎輔臣黃立極諸人傳後

天啟七年十一月國子監生胡煥猷之劾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槽其事似乎可駭其實亦一時風氣使然要不過如錢嘉徵之劾忠賢汪錡之劾劉健李東陽一流不脫占風望氣之面目較之宋賢陳東歐陽徹則相去遠矣立極旣免施張不旋踵削職惟國槽至次年五月始乞罷其時我鄉茅止生元儀在都移書於國槽曰元儀方謂蕩平之業有君有相而議論忽紛中外失望然用人之大已啟其端則進退之際綽然名世猶謂宣諭再出而忽聞行色已戒決機之早更出人頭地矣深荷不世之知媿無涓滴之助竊有一事欲以面聞而爲閭人槩謝敢此具白狂生胡煥猷其言實躁

然當士氣久喪之餘而佔畢書生敢齒及宰輔亦休明之徵也往者眾論兩於大僻而黃扉持論獨寬得以微罪去在此生豈復它望然師相於舉措刑賞之閒俱布至公於天下而開罪左右者未蒙一言度仁人之所遺恨也頃平湖相公

卽鳳來

瀕行及直言魏忠賢之錢生嘉

徵而不及煥猷識者以爲缺事或亦師相至公格於天地欲留此以成師相休休之度耳且其言旣行其人終不廢卽微師相言亦豈永綢師相末後復了此一案似於盛德益光元儀往常以張文忠卹典翼鄒南皋先生力請兩言之而南皋先生卽引爲己任其手札具在不能無望於師相元儀昔不求媚於先正之文忠今豈

市德於酸狹之煥猷卽上書宰輔沾名後世亦非元儀之意特以受不世之知應有格外之報而泰山無藉於助唯度此一事可補萬一而又爲閭人所謝不得面陳故敢奏記左右然度亦師相意中事矣愚不勝惓惓耳國槽於是請收復優敘得旨允行然則煥猷當日非惟不問罪更得優敘矣在止生於國槽或別有感恩而作史者以國槽之強顏併沒其跡用特拈出以供讀此之助

書萬厯十二年春官冊子後

官冊子三卷萬厯十二年春刊首冊載宰輔七卿各省總督巡撫巡按御史二三冊載各省布按經歷照磨府

州縣官而獨缺十三省布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太僕苑馬都轉及南京等官此未全冊也首輔爲建極殿大學士申時行次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文淵閣大學士許國按史藁時行傳時行奉命視大峪山陵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又居正卒四維時行相繼柄國四維尋以憂歸時行爲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蓋卽是年也又宰輔表是年時行九月晉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有丁九月晉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國十月晉少保武英殿故春月所載止與十一月同而錫爵家屏皆於十二月命錫爵又以憂家居冊自無緣及此又七卿表是年吏部尙書魏戶部

尙書選禮部尙書經邦兵部尙書學顏刑部尙書季馴  
工部尙書兆都御史錦皆與冊合惟表注兆於前十一  
年九月加太子太保而冊云工部太子少保尙書則太  
字乃誤否則與下十三年六月晉太子太保礙矣又表  
注學顏二月加太子少保九月晉太子太保注季馴十  
一年正月任是年七月爲民而冊於學顏止云兵部尙  
書無太子少保於季馴則云刑部太子少保尙書與表  
互異今按學顏傳與表合而季馴傳載十一年正月由  
南京兵部尙書召改刑部嗣以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  
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馴力右時行巍痛詆言者言  
者交怒植遂劾季馴黨庇居正落職爲民而河渠志載



八年春進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八年以後十七年以前事蹟不詳今表自是年以前季馴未嘗居七卿則工部尙書亦當在南京矣但是年冊有太子少保不應誤書殊不可解他如溫純傳載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而冊注太常寺卿王家屏傳載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而冊注翰林院掌院事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則此冊總係春月之事不必以此致疑而吳中行之爲右中允趙用賢之爲右贊善李成梁以伯爵守遼東戚繼光以少保改廣東皆與史合於是歎當日史館中先命喬萊汪楫輩爲長編一書其功實不可泯也往於友人處見周

延儒榜題名錄又見吳江徐電發鞠莊書目中載弘光時官冊子前歲在京師諸城相國家又見紀曉嵐宗伯所藏順治十八年官冊子皆足與史事相攷覈則此雖斷爛朝報其足寶爲何如也冊今藏琅嬛仙館師舉以示鑑得記其後癸亥十二月朔

書史閣部秦藩左長史章君傳後

此傳出自章氏子姓按閣部遺集閣部於二十七歲成進士授西安推官與長史同事少年初仕其奉教於長史宜也旣而長史殉秦難家屬南歸值閣部以漕運巡撫鳳陽駐節江潯丁國變五月戊子朔赧王至留都閣部入晉樞輔又據甲乙彙紀長史猶子正宸亦於庚子

自謫籍起用科道遂有慰忠一疏其實閣部在朝不滿

匝月於丁未

庚子至丁未二十日

卽爲士英所擠出鎮維揚則捉

筆朝房卽在初至閣部於是年實四十二歲與傳言更  
十餘寒暑者正合然余攷金陵拾遺是年十月壬午有  
予陝西秦府長史章尙綱祭葬建祠之旨其時同被卹  
者共三十一人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毓英長  
沙推官蔡道憲嘉魚知縣王良鑑鍾祥知縣蕭漢蒲圻  
知縣曾拭均州知州胡承熙衡陽知縣張鵬翼興都留  
守沈壽崇經歷任文熙商維道監軍副使喬遷高前保  
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給事中顧鉉彭瑄御史俞志  
虞郎中徐有聲副使朱廷煥瀘州知州蘇瓊妻舒氏吏

目趙階升南陽知府邱懋素左鎮監軍兵部主事余爵  
在籍簡討馬剛中山西糧道蘭剛中主事劉大年前南  
京給事中張焜芳河閒兵備道趙班又北京殉難成德  
父桂德妻蕭氏童氏妹季白而吳從義等不與焉然則  
前正宸所奏當已贈官予蔭故閣部得而書之至部覆  
準後復有祭葬建祠其不係一時明甚而子若孫特因  
閣部初時有此傳遂將後旨牽連書之殊不知閣部出  
鎮維揚後並無復入臺城之事焉得捉筆於朝房況閣  
部進退出入乃係南渡一大關目諸野史具在不可誣  
也則傳中又準部覆以下二十一字爲其家驛入無疑  
且東村甲乙彙紀當路惡正宸言事於九月癸卯遷大

理丞下雖不明著其去位日月而逸史本傳則固有改  
官後見國事曰非卽乞假歸則此部覆竊恐張捷阮大  
鉞輩有意塗人耳目而特於正宸放絀後作此狡獪總  
之濁亂之朝紀綱倒置此等疏朝上卽宜夕下何至一  
部覆泥至百餘日之久然則不得閣部捉筆朝房四字  
亦不足以發其覆也又憶北都殉難二十四人中御史  
王公章被害尤烈南都雖謚卹有加而其孤之械一官  
斬而不與徒以義旅拮据江上遷轉福閩幾及兩載至  
金道隱言於隆武始授一職得殉節以沒先後如出一  
轍故一時有翻板引光之號見道隱奏疏然此猶事之纖微  
者也李清爲一時清望其所建白不過潤飾太平之具

史家尙以不急誚之當日經國之務其洩洩沓沓有甚於是者可勝捫腕哉至殿閣之名據閣部初拜以禮部兼東閣繼以兵部兼武英殿然聖安紀及逸史均於是年七月壬子有改正閣銜以尙書兼大學士之命故稗官於初時祇稱東閣大學士今此傳題下結銜用太傅兼建極殿攷顧氏聖安紀太傅是是年十一月斬徐州土賊程繼孔所加建極殿是明年正月初次殿工成所進均與閣部初授時不合亦足證其爲後人之所添矣壬辰展重陽後二日友人孫柳君寄示遂書其後其兩人大節已著余可以不言矣

書玉堂謄記後

玉堂舊記二卷明末濟寧州人楊仕聰撰仕聰字朝徹號鳧岫崇禎四年進士改翰林簡討按吳梅邨文集士聰官簡討後戊寅皇太子出閣講學充較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尙書田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史堃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堃逮問壬午擢右春坊中允癸未升諭德甲申得旨宣慰襄藩齎手敕諭左鎮入援會大學士吳甡出治軍請以士聰收山東義勇未及行京師陷士聰投愛女於井促妻孔氏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覺灌之大吐復活孔縣絕蘇二妾與女死焉得聞棄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

鎮帥不果過江避兵武塘旣而轉徙於丹陽金沙鬱鬱  
不得志避地於常州之方坐邨以死著有靜遠堂稿戊  
寅紀事甲申核眞略數十卷據此雖不能仗節赴義亦  
自異於輸誠送款之徒今鈔是記者約略言其歸命吾  
朝當在貳臣甲乙之列則駿公之言爲不實矣攷烈皇  
小識一時逼脇從賊卽陳子壯傳鼎銓吳爾璵均所不  
免於士聰乎何尤且飲醢沫血得閒南犇要非漫無稽  
攷閒嘗讀東邨老人甲乙彙紀而得其崖略焉甲申四  
月闖賊旣西遜士聰因與張鳳翔家眷同舟出京城時  
士聰門生薊州監紀吾鄉方大猷已降

大軍爲通州守送之遇南京頒詔官卽同南行借臨清



兵自衛會淩駟在東方暗通南北預戒兵丁言有北  
朝兵無送人往南之理到濟寧卽返由是不疑得棄家  
以達金陵然則士聰在弘光時縱不見授職要仍守諭  
德無疑已而南中復陷過江至武塘轉徙於丹陽金沙  
閒亦事所必有使其時果出事

天朝正與駿公同轍駿公爲士聰作文又何爲而諱匿  
以避地常州結之耶梅邨紀事固有不足信如吳繼善  
之類然此傳當書以俟更訂

書逸史吳貞毓傳後

吾鄉溫孝廉作南畹逸史搜括繁富然疏漏處亦不少  
如永厓在安龍孫可望以恣睢殺十八人其名姓不應

叢睦至此憶丙寅在揚州同門有武威張壽穀大令謝  
來游雲臺先生屬余與陳雲伯同壽穀三人飲於平山  
堂下極水天論古之雅大令還寓卽以續黔書一冊見  
貽旣而讀之如所載十八人事蹟姓氏甚洽蓋其令貴  
州時所輯也其言曰十八先生墓者當明之季永明王  
出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新改興義府無人  
臣禮從臣與內侍等咸憤甚飲泣計與李定國共圖可  
望謀泄可望遣人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  
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纍纍  
者是也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  
李元開李頤朱議展鄭允元趙賡禹蔡續易士佳胡士

瑞朱東旦任斗墟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爲國也於此可  
謂覈矣蓋誌地志者得之目驗與所聞者異詞所傳聞  
者又異詞也若逸史所紀有紕謬者二無可攷者一不  
知溫氏何所據而云然者余嘗參之諸書如梁洲行朝  
錄不詳列其人但云十八人中有武臣一人內侍一人  
此不能審而混融之蓋其愼也至楊陸榮三藩紀事則  
不列林青陽而以楊鍾易楊忠此不過鍾忠聲音之異  
耳而李頤則仍作李頤無所謂林鍾也若逸史則直不  
知林青陽之泛海而逸鎬議新之初則監候旣而釋之  
不在死者之列而內侍二人一以陳麟瑞易之一以劉  
議新易之豈以其刑餘之人不足以辱國而乃假子虛

烏有之鬼以實之歟此尤爲無謂者也大約此事以殞明紀事爲得其實永祿七年癸巳安西李定國既定桂林與可望離貳各官始計通安西乃遣主事林青陽孔目周官由閒道達柳州致命後林周二入畏可望卽由連州泛海而去此林青陽之不得預於十八人之數也無何可望遣僞總兵朱養恩廉得其實隨命僞指揮鄭國至南寧押解馬吉翔同十八人質對於是諸臣俱不屈而是時有兵科劉議新者因恨吉翔亦隨鄭國至南寧便同貞毓等指參吉翔此劉議新之所由於驛入也旣而賊黨雖忌議新終以久離行在不知情暫責一百棍監候後得可望令乃放釋則以劉議新之無預於十

八人之數也由是鄭國雜治之張鐫曰敕稿是我譔周允吉曰是我改正張福祿曰我管印綬兼尙寶卿璽是我盜用鄭國又問曰畢竟何人主使張鐫曰無他人是流賊孫可望耳於是眾口皆大罵鄭國亦怒先加慘掠乃定讞越日得可望令除輔臣吳貞毓全軀處絞張福祿全爲國張鐫三人凌遲餘俱斬決眾臣臨刑顏色不變如吳貞毓李元開蔣乾昌胡士瑞朱議臬皆有絕命詞時甲午三月二十日天寒微雪觀者爲之流涕今詳定十八人者內閣吳貞毓南直人大理寺署寺事寺丞楊鍾湖廣人吏科徐極江右人翰林院簡討蔣乾昌福建人李元開長沙人江西道御史周允吉浙江人

逸史作江

西浙江道御史李頎南直人廣西道御史宗室朱議孺

江右人武安侯鄭允元徽州人太僕寺少卿趙廣禹袁

州人

逸史作吉人

職方司郎中張鐫南直人營膳司郎中蔡

績車駕司郎中朱東旦四川人中書易士佳江右人任

斗墟浙江人太常寺博士胡士瑞江右人印綬太監張

福祿北直人御前營事隨堂太監全爲國衡州人此十

八人者皆確然無可疑而何有於旣去之林青陽已釋

之劉議新乎且逸史旣云明年六月上以青陽久不還

命貞毓續遣使往矣此又何時得還而預於十八人之

戾且主事劉議新自行營還途遇吉翔謂必預謀而吉

翔得以啟可望則議新於此事本屬影響又焉得預其

列此事理之易測者也至於簡討貴陽陳麟瑞未知所  
據總之誌地里者以目驗無已石刻次之若作書而任  
意出入曾地誌之不如而欲免後人之訾議不可得矣  
五月梅雨病後晨起書

書永明諸臣畫幅後

立軸高五尺闊尺餘綾本上題安龍夜雨四字下鈐小  
印朱文四字曰有慎不苟不署年月姓氏客攜示挂壁  
竟日喟然曰此非永明孤臣之遺墨也哉據地志貴州  
安隆所之隆本作隆自明季永明於我

朝順治九年壬辰入黔時孫可望盤踞川東西知帝播  
遷至廣南乃遣總兵王愛秀張勝迎帝至安隆將規董

卓侯景之亂雖升安隆所爲安龍府外示尊崇內極迫  
脇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餉司上日計簿曰皇帝一員  
皇后一口其悖謬如此諸臣咸爲不平曰旣迎上而曰  
安龍意龍字之首欲加竹乎此載於殘明紀事者也然  
以逸史攷之則九年乙未可望怒王寶又改爲安龍獻  
孽狼心何所不可以畫證之則溫氏爲有據矣今圖中  
孤嶂插天四山環拱煙雲虧蔽松栝參覃一人疲馬空  
山盤桓不進一夫手炬負戴前導復一人以葛籠鐙引  
騎想見當日從難諸臣絕域鞅掌蕭條夜雨宜必有大  
不得已於中者計永明處溟七年雖小朝廷綱紀不張  
然三年己丑以史館乏員王親試取劉藻錢秉鐙楊在



等八人授庶吉士八年甲午在安隆二月開科拔四十人以四川熊渭爲第一授庶吉士餘亦授職有差文教始終不衰則殘山賸水而斷墨零紈宜其至今有流傳者矣迨其後平東內面安西再衄楚雄西去遂入啞哇以至咒水緬甸一網遂盡斯時之君臣尙可問乎讀鄧凱也是錄未嘗不爲之太息也然則是畫也中有丹心一片碧血千點庶幾天南殘史之證愼無以爲尋常繪事忽之哉丙戌五月

書溫忠烈公手蹟後

明高傑之駐揚州也揚州鄭進士元勳實蒙其難南都旣不爲請諡而明史又不次於爲虹傳後迨杭堇浦先

生應其裔孫開基之請爲之立傳事始大白然攷其本末當鄭公之赴傑軍也免死牌誅揚城之譌固足以動聽至於露刃圍之則馬鳴騾不止下石直推刃矣閣部之劾猶末減也今得忠烈此札知忠義之氣同聲相應不特鄭公可以無憾忠烈之節於是爲不孤矣揚州府志內載李清鄭職方傳尙未詳唯魯可藻在永祿末年於黔中曾一請議卹然牛角山河已無及矣又安得取其說以告近日之修地志者

書朱文恪公冊立儀注卷後

右冊立儀注一卷明太傅朱文恪公所刪定萬厯二十九年冬十月冊立光宗爲皇太子事儀注史稱公爭國

本至數十疏儲位卒定而竹垞老人書先太傅奏疏尺牘卷後亦云先公萬厯中以禮部左侍郎掌本部尙書事清德著聞是時朋黨紛爭先公中立不倚惟力持讜議抗疏建儲追冊立旨下出儀注於袖信宿而大典行蓋此卷卽其所手訂之藁今以明史禮志證之大致不異唯志云皇帝御奉天殿而卷云文華殿則三殿旣災故也其於慈聖太后止云宣文明肅而無貞壽瑞獻則加徽號雖同在是年知尙在十月以後又儀注原本皇太子下有四王卽所云同日封貴妃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王是也恭妃者光宗生母也皇貴妃者鄭貴妃也端妃者皇五子之母周

端妃也而皇六子常潤皇七子常瀛之母李貴妃不與  
焉者寵不敵也攷當日朝議有三王同立之意故禮官  
具注如此公毅然奮筆削之使十餘年不決之典一朝  
而成觀此益歎公大節之不汙而竹垞老人之能不誣  
其祖也其裔孫諸生墨林持此索題因書所可知俾其  
家世世永寶焉

東皋先生集跋

海陵馬玉麟著前有至正王宗堯周伯琦兩序竹汀錢  
氏撰元史補藝文志載東皋先生詩集五卷玉麟字伯  
祥高郵人爲元長洲尹有政聲括蒼鄭明德先生有碑  
卒於僞吳或以爲明人者誤也載廬山甫聽雨樓諸賢

記秀水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嘗見其真蹟蓋與張雨  
倪瓚王蒙釋道行高啟輩同時相去不遠其聽雨樓詩  
云江雨飛來夜氣澄小樓高處冷於冰聲留蕉葉頻敲  
枕影亂檐花獨對鐙遠客異鄉生白髮故人今夕擁青  
綾致君堯舜慚無術思入湖天睡未明其風致亦可想  
見也

名賢四六叢珠跋

宋名賢四六叢珠一百卷建安葉贊著按江西贛州府  
志載贊字仲實建安人元祐中爲贛縣尉不能事上官  
罷去起爲宣城丞調奉新令不赴嘗著易傳推明大衍  
之數時稱其確且注云萬姓統譜采補嚴汝賢傳今凌

迪知萬姓統譜所言正同而不云出自嚴傳疑韻志別有所本且志與譜俱云字仲實而書云子實亦當以書爲正其書著錄家多不載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其名僅四十卷此本辨別部居大率爲四六酬應所需前有慶元丙辰錦谿吳奐然序言編輯之時曾開設書局廣引書籍非如後世莽鄙罔利之習故前列所采之書若謝承華嶠後漢書以臯兩晉十八家若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晉書何法盛中興書孫盛晉陽秋荀綽晉後略胡廣注漢官解詁應劭漢官儀蔡質漢官典儀衛敬仲漢舊儀均非近世所見而有宋一代名賢文集幾二百餘種亦可見其搜羅之富矣其分門一表牋二啟

三諸式四內簡五劄子六畫一稟七長書八婚啟九青  
詞十釋疏十一祝文十二樂語十三勸農十四上梁十  
五輓詩十六祭文每卷子目尤多大段詳於官制如一  
資政殿也玉海載景德二年王欽若事而康定二年右  
正言梁適定員數之奏失書一龍圖閣也玉海載藏太  
宗御書及咸平景德祥符諸事而孔道輔論廢后拜學  
士之事復缺一天章閣也玉海載慶厯七年置學士直  
學士事而欽惟聖考濬發宸文之詔又不傳至翰林所  
載錢若水草詔上親改數字陳彭年入閣上作歌一首  
玉堂嘉話自洪氏有羣書之輯一動一言皆足垂爲典  
則矧此外若寶儀李昉王旦等事復不勝枚舉洵程俱

麟臺故事所不詳著之亦足見一時掌故也

西嶽華山碑書後

華山碑翻刻甚多其原拓宇宙間祇三本余均見之洵  
眼福也其一爲陳望之家本陳爲宗人府丞時得千金  
買於成邸成邸作詩紀之其二乃朱笥河所藏余在京  
笥河嗣方遠宦攜去其留者得翁學士覃谿手摹覃谿  
與朱氏有連因借雙鉤得之油素廓填墨光如漆不但  
隸妙卽此已驚心動魄矣其三則雲臺先生撫浙時以  
二百金購於錢宮詹之子東塾者相傳是天一閣本謝  
山鮎埼亭集有跋可驗中丞戊午年祝嘏京師余實同  
行中丞旋以劉金門事望礙降編修留都碑攜在輦下



蓋不翦本視前兩拓尤完善眞罕世之寶因屬余爲攷  
余爲彙錄前人題跋已數十家知此碑爲王蘭泉司寇  
金石萃編所無可以補其缺也次年春阮師治酒揚州  
會館邀友人同看碑題款時同集者爲馬學士秋藥蔡  
閣學生甫張侍御船山屠吉士琴陽陳茂才受笙及鑑  
尙有人不能記也生甫閣學署款握筆書之愚初意欲  
每字雙鉤爲之引證然後入攷如黃小松小蓬萊閣金  
石之例而雲師急於成書卽以余所鈔綴寄程中丞鶴  
巢於廣東板刻之今所行者題跋悉入錄而體例不同  
矣所可惜者其拓本旣係全碑不經翦裂故碑額兩側  
尙有唐人李德裕題名字蹟了了可辨在額石者其書

自右左行在額左者其書自左右行取便以書丹也余以宋元鎮江兩志攷德裕以兩浙觀察使入覲年月厯厯不爽蓋唐時外官入朝皆例題名嶽廟得鑱名嶽碑者爵之最顯者也因余舊集時不曾連綴入卷故程公入刊既不見原拓全無腰領未經纂入此缺陷也至碑下截因提行多頗餘隙地雲師既命吳國寶摹勒一石置諸雷塘墓廬其時適貢書中有歐陽文忠集古錄手稿數卷內跋嶽碑一則具在卽所辨集靈臺名者亦附入石其實據梁學士山舟言歐書亦未必真也至德裕題名字畫彌細國寶無從鉤取失之宜矣當是時陽湖孫觀察淵如官山左聞之特致書中丞乞彙借三碑響

拓乃命吾鄉舊好嚴孝廉鐵橋入都親理董其事時余與雲師俱在太僕街衍聖公賜第遂相敘十餘日看渠手鉤三碑以歸今忽忽三十載矣秋宵無寐回憶前塵遇與事殆不可多得因備識之俾讀是碑者得有稽焉

防風碑攷跋

風山靈德王廟碑不載於王象之輿地碑目記而輿地紀勝古跡下注云防風氏廟一在武康縣二里一在封禺二山之間錢氏封號有石刻存則今之碑乃在封禺之間而非去縣二里之廟也豈二廟各自有碑而陵谷變遷其一固不可問與吾友雪廬徐子嘗手拓其文以贈同好且詳加箋釋句疏而字滌之不特備前谿之掌

故深有裨於史事此碑不入墨妙亭使數百歲之下猶得辨跟肘而訂馬豕不可謂非幸矣嘉慶甲子十一月  
太公呂望表跋

攷杜元凱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三月予自江陵還襄陽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則發冢當在太康以前全謝山跋此碑以爲時汲冢竹書方出無忌信而書之於策殊失攷訂按此碑立於太康十年而云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口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阮儒之年八十六歲正與東晉傳所云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之

言相合其所引周志又別出一家非魏安釐王冢中物  
隋唐藝文志以爲逸周書出太康中汲冢魏安釐冢者  
謬也故今碑所引周志亦不見於紀年及逸周書中蓋  
杜氏所見乃咸寧五年所得之竹簡此碑所引則東晉  
所見之竹簡也後人槩以竹簡爲出汲冢而不知其有  
二得此可以解王深寧之惑矣

閣帖殘本跋

官法帖僅大令書第九一卷向入井眉精舍爲余薰習  
頗久秋琴主人逝後散落四方購而得之其裂處有補  
以木條者係銀錠未攬以前之本若後此則木條上補  
刻字畫者矣故知爲當日進登二府所賜無疑不第諸

舍帖後三行十八字較泉肅兩本爲多也惜裝潢者紊亂其次因以劉次莊釋文校正之陶九成云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此卷無不相合昔竹垞爲夾雪本及江都王氏藏本跋言退谷孫氏祇存二卷則此十分之一又奚必白石之校保母甄獨取此卷於予亦不爲少矣可寶也

岳忠武王玉印跋

讀金陀粹續編知王薨後江州申田產屋宇及前後手詔悉被拘沒然則今所摹勒高宗手敕其爲左藏南庫架閣給還者未可知物之顯晦能思議邪以王之忠勇據同話錄其獄案莆陽陳魯公家尙寶弄之矧茲手澤

所存硯農徵士之珍逾球璧宜也嘗謂王兼工詞翰不獨登池州翠微亭詩爲清涼居士歎賞卽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十字不足千古歟苟有好事者網羅遺句彙爲一編鈐此印納諸西湖棲霞嶺下祠中視漢壽亭侯一鈕流傳當更遠矣

周恭肅畫田家二十四景跋

此名賢之筆不當以尺度繩之卽未到幽風無逸亦不媿南宋人耕織圖遺意大田楚茨之詩如在目前矣恭肅居官大節已炳若丹青觀物堂潘氏爲松陵文獻豈只尺鄉里而敢盜詞焉唯藝事世閒流轉殊少攷弇州四部稿網羅三吳文翰有國朝名賢遺墨一百人分五

冊冊各二十人第四冊第十八人卽恭肅書一紙在翰林待詔文先生徵明之下王氏收藏之富鑒賞之精橫厲一世同時如姚洪謨許成名兩侍郎不得預選而獨取恭肅則恭肅之書必有過人處豈以畫掩哉硯農善弃之近姜紹書爲無聲詩史至不能舉其姓氏書此以爲讀是冊者告

明陳涉江畫卷跋

上元陳涉江先生與友人追熱河渚因爲此相佯恣肆之筆前激衝波後盪洪流一人乘螺舟一人乘磐石一人乘輦一人乘羽扇吹洞簫一人乘鞵爲舟而飲復一鞵盛酒壚一人乘查一人乘蛤讀書畫旣奇古讚語復



飄忽無歲月不載七人姓氏攷涉江以諸生注名復社  
成崇禎十三年進士擢河南道御史南渡周鍾雷演祚  
之獄爲致書幣於馬阮邏者得之因出爲長沙守募苗  
兵於黔粵甫出境而國又變託黃冠以老所著有蔗查  
集探源離騷亦取徑長吉善繪事此祖其招魂遠遊賦  
意而輔以崑崙流沙駟虬駕鸞之旨不知與秋柏二百  
篇何若卽有王叔師洪慶善豈能注其巔末也哉尾又  
署八月四日雲客搜去計當日同官同郡同志年九十  
三與涉江相伯仲者曰張怡鼎革後入攝山白雲觀自  
號白雲道者時來往於城南之松風閣以望宮闕疑卽  
其人然不敢決也道光戊戌友人自吳門寄到索題恐

世人河漢其說爲書崖略俾珍弄焉以爲遠游之文魚  
也可以爲山鬼之女蘿無不可也大暑驟熱展卷輒習  
習風生兩腋

書石崇金谷園送別詩序後

世說言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甚有喜  
色此意唐時猶矜言之至今世但知以楷法爲墨皇重  
若石敘並其歲月而失之矣余讀水經酈注見穀水東  
會金谷水下引崇文作元康七年七年者字誤作六年  
者是也按崇自言從太僕卿出爲征虜將軍將赴青徐  
時值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於是傾朝出餞  
蓋當時之人旣以送王兼以別石故潘岳詩首云王生

和鼎實石子鎮海圻而下卽承以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此詩事之可述者也但崇出鎮東旣無別文時日可證而王季允行事亦不詳著於史檢自永熙以後元康元年九月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爲衛將軍錄尙書事此以見前征西大將軍之爲彤也自是至六年夏徵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爲車騎將軍仍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此以見前征西大將軍之爲倫也自此以終元康之世征西大將軍皆梁王彤爲之使中間有王詡之命史何能不委卽安仁奉詔爲關中詩敘事至七年七月雍秦大旱之後又何能不委然則詡之爲征西也疑是舊銜故下復曰祭酒而當還

亦非至鎮時情事則當日不必實有上命也然則是行也當以元康六年爲正不特鎬孝標世說李善文選兩注所引可驗攷劉越石傳琨爲司隸從事正值石崇作征虜將軍遂與金谷之餞時年二十六而琨爲段匹磾所害在元帝大興元年時年四十八以此上數距生年蓋在泰始七年由泰始七年下數至元康六年正得二十六歲若在元康七年則琨當生泰始八年下數至大興之元祇得四十七非四十八矣得此一證可以決水經酈注之誤矣至兩人祖帳當在背秋徂冬之候故崇文敘茂林而雜眾果而潘詩又復舉沙棠烏稗若榴芳梨以實之卒歸之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終以白首

同歸側重石友此又詩時之可述者也所憾者送別三十人無從是證其第一人卽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崇之姊夫且崇妻又紹之兄女也年五十最長故居首有詩在金谷集其次則滎陽潘岳有詩在文選又其一此二十四友之巨擘也二十四友則中山劉琨年二十六最少當居末又其一然則所云傾城出餞者如太原郭彰清河崔基渤海歐陽建蘭陵繆徵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安平牽秀潁川陳瞻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吳國陸機陸雲汝南和郁周恢京兆杜斌摯虞若而人皆一時之秀又孰不當預此集也哉唯崇至

鎮曾不多時卽罹高誑爭酒之釁爲軍司所奏免然其  
屯下邳時東莞太守曹嘉嘗詒以詩云疇昔謬同位情  
至過魯衛崇復云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益指同官  
國子博士時也全詩見魏志楚王彪傳裴注未知其人  
得預斯列否恐亦當在祭酒之次也不出四載而緣珠  
賈旣梓澤爲墟石火電光煙雲變幻人且得以觴詠之  
清談轉歎夫高粱之酖毒也噫

明釋文察一水血書楞經跋

聞之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  
立像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  
悟者豁虛非像非真達人元會墨固有之儒亦宜然當

思陵初造刺舌血上疏以訟父冤者則有長洲周子佩  
九重爲之震動對簿日尸崔許於朝教忠之典可謂極  
矣此冊爲明僧文察同一水以舌血和墨書楞嚴十卷  
笑公文峰得自他所其一時跋尾如落木菴之清修停  
雲館之世澤尙矣此外若伯屏倪氏之息影緇衣忠文  
楊公之捐軀故國以及章拙生姚文初皆卓爾有聞於  
世他若通門澹翁行如蘗菴亦方外之表率樞機之發  
皆是物也奚獨蒼雪能以詩鳴哉然則紺髮紅爪顯功  
絕代靈齒瑞骨昭福殊方名實眞像四端具矣其墨池  
之龍象歟道光庚子重修顯忠寺落成余誌樂石得窺  
斯裘因憇思諸君貯之精舍永鎮祇園

張閒鶴畫蘭跋

湖志載閒鶴性簡曠嗜飲少進輒醉醉輒畫蘭勃勃出生氣友人陸子黃嘗得所畫懸之素壁忽發香滿室因額其居曰蘭室所記與墨香居畫識不殊惟璜作黃蘭堂作蘭室異爾然志有閒鶴詩鈔不曰夕佳樓詩鈔余嘗爲同里吳氏作所藏法若眞等畫秋江圖跋一時遺老題詠如董若雨倪伯屏黃九煙呂石山張爾就閔雪蓑不能悉數至閒鶴則云辛亥三月七十二峰樵張道岸時年已四百二十甲子矣潯上夕佳樓奉贈秋江道兄楊子凌雲氣超然不可疏清風融物累眞宰入黃初木落山容見波平帆影徐坦懷歌爾汝靜對若憑虛夕



佳樓吾潯旣莫知其處而詩鈔世亦尠見至辛亥爲康熙十年上推甲子閒鶴生萬厯三十年詩錄言其曾爲諸生蓋已七十歲矣詩似夏古丹魏雪竇畫亦神似宛山樵洵足寶也道光壬寅秋潯上張鑑識時年亦四百五十甲子矣

藝圃圖跋

古之習隱者入山深入林密其清常畏人知故漢韓康賣藥自悔爲女子所稱蓋隱有若是之難也潯有沈默之士桂君芝房少不慕榮祿居鴈鴒谿之南得隙地名曰藝圃不侈不陋琴書清潤暇則偕朋好觴詠其中名花珍藥洗滌塵慮知其避俗也深矣已而慕柴桑之風

編籬落植菊予嘗於暮秋邀友人過之翛然移晷幾不知身之到雲林堂清閼閣翌日以是圖來屬題復自歎薰習之暫不過一長安賣藥人僅識其名而欲心知其意蓋亦難矣

冬青館乙集卷七

冬青館乙集卷八

烏程張鑑秋水

文八

傳

擬南宋姜夔傳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饒州番陽人蚤孤露氣貌若不勝衣服家貧無立雖然好客未嘗一日倦少時卽奔走四方一時如辛棄疾楊萬里樓鑰王炎周文璞皆愛其才爲之延譽旣而客遊湘江以詩謁干巖蕭氏蕭以爲能因以其兄之子妻之初夔率意爲長短句旣成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於是喜音律善吹簫多自製曲慶元三年

時議以享國長久而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  
作因詔天下求知音之士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夔  
進大樂議於朝欲以正廟樂其略曰紹興大樂多用大  
晟所造有編鍾鎛鍾量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  
未必相應壎有大小簫篪箏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  
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溼軫有旋復柱有進退  
未必能合調總眾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  
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  
知其果應不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  
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  
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

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不諧協夔之言  
樂大致以權衡度量先正爲主其議詳樂志中又嘗作  
琴瑟攷古圖一卷及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曰上帝  
命曰河之表曰淮海清曰沅之上曰皇威暢曰蜀山邃  
曰時雨霑曰望鍾山曰大哉仁曰謳歌歸曰伐功繼曰  
帝臨墉曰維四禁曰炎精復上尙書省作表曰臣聞鐃  
歌者漢樂也殿前謂之鼓吹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有朱  
鷺等二十二篇由漢逮隋承用不替雖名數不同而樂  
紀罔墜各以詠歌祖宗功業唐亡鐃部有柳宗元作十  
二篇亦棄弗錄神宋受命帝續皇烈光耀震動而逸典  
未舉迺政和七年臣工以請上詔製用中更否擲聲文

罔傳中興文儒薦有擬述不麗於樂厥誼不昭臣今製  
曲辭十四首昧死以獻臣若稽前代饒歌咸敘威武蚩  
人之軍屠人之國以得土疆乃矜厥能惟我太祖太宗  
眞仁高宗或取或守罔匪仁術討者弗戮執者弗劉仁  
融義安厯數彌永故臣斯文特倡盛德其詞舒和與前  
作異臣又惟宋因唐度古曲墜逸鼓吹所錄惟存三篇  
譜文乖謬因事製詞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  
羽調音節悲促而登封岱宗郊祀天地見廟耕藉帝后  
冊寶發引升祔五祀殊情樂不異曲義理未究乞詔有  
司取臣之詩協其清濁被之簫管俾聲暢辭達感藏人  
心永念宋德無有紀極海內稱幸書奏詔付奉常有司

收掌令太常寺與議當世嫉其能不獲盡其所議僅免  
解而已同時惟待制朱熹嘗歎夔以爲深於禮樂夔旣  
不遇益自放於詩酒友人竊哀憐之欲輸貲爲之拜爵  
輒謝不許順陽范成大之請老也夔詣之范有青衣曰  
小紅色藝雙絕一日范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疏影兩  
曲以進范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迨夔歸吳興范以  
小紅贈焉其夕大雪過垂虹亭因賦詩使小紅歌而自  
吹洞簫以和之聞者莫不淒絕夔生平學尤粹於長短  
句說者以爲南宋詞家大宗其於自製諸曲皆注節拍  
於旁殆似西域旁行之字然終以無所遇而卒所著白  
石詩詞集及絳帖平續書譜禊帖偏旁攷行於世其後

宋人善學詞者如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姜夔爲宗

輯字宗瑞號東澤番陽人受詩詞法於夔有長短句二卷名東澤綺語債

祖皋字申之永嘉人樓鑰之甥登慶元中進士嘉定時爲軍器少監自號蒲江居士有蒲江詞一卷

達祖字邦卿汴人有梅谿詞二卷

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捷字勝欲義興人德祐進士入元不仕學者稱竹山先生有竹山詞一卷

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有碧山樂府二



卷一名花外集

炎字叔夏循王俊之孫西秦人僑居臨安自號樂笑翁  
有樂府指迷及玉田詞山中白雲共十二卷

密字公謹濟南人僑居吳興號弁陽歎翁又號蕭齋四  
水潛夫嘗輯南渡以後諸名家樂府爲草窗詞選自著  
有草窗詞二卷一名贅洲漁笛稿

允平字君衡號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漁唱二卷

論曰自制氏去而古義亡四始衰而雅音溺樂勝則流  
詩降爲曲雖燥溼所感生民大情而政序相推品物恆  
性文辭繁詭則靡而非典才情異區斯麗而以則有唐  
中葉創始倚聲俎豆青蓮宗祧羅噴溫飛卿助教之年

杜紫薇制誥之日易梵唄爲豔曲雜紃那於鑣吹雙聲  
單調綱領之要可指側犯換頭情變之數易監迨至五  
代風流彌劭孟蜀花閒南唐蘭畹或沿波於初造或尋  
條於後時小樓吹徹水殿風來君臣閒作互相嘈闐以  
至深宮劉韞之詞祕監敬梳之作莫不流播旗亭傳歌  
酒肆然而綺縵爲多柔靡不少豐藻克瞻而風骨不飛  
振采失鮮則負聲無力斯言諒矣泊乎天水徵祥斯學  
不墜元祐慶厯代不乏人晏元獻之詞致婉約蘇長公  
之風情爽朗豫章淮海掉鞅於詞壇子野美成聯鑣於  
藝苑幽渺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固已同祖風騷力求正  
始君子正其文瞽師調其器厥功所存良可嘉歎然而

畛域猶存涯度未遠爭價一句之奇儷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遺以來詰若夫學士微雲郎中三影尙書紅杏之篇處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曉風殘月文潔而體清李易安落日暮雲慮周而藻密綜述性靈敷寫器象蓋駸駸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還元風益著雖周柳之纖麗辛劉之雄放風氣所競不可相強而求紅牙之哲匠問綺袖之專門幾於家習偷聲戶精協律有房中之妙奏非風雅之罪人賀方回腸斷於東山康伯可風柔於應制花菴旣光價於東南東浦亦騰輝於河朔詞流之變於斯極焉旣而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定者詞暢清真濫觴於其前夢窗推波於其後學者宗尙

要非溢美其後竹屋玉田梅谿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夫搓酥滴粉麗密居多澂碧闌紅佻巧不少自三唐創雕瓊鏤玉之文而五季沿月露風雲之舊求其辭致蕭閒情采標舉則竹坡摘舌審齋掣肘何況志感絲篁韻諧笙板探王化之本原昭歌永之符契也諺良由學慎始習功在初化頓八絃之遐觀搜千載之餘韻遊盛麗者用登金張之堂眎妖冶者必攬施嬙之祛爰依沈約宋書詩人謝靈運傳贊之例綜厥涇渭略具條貫俾言選聲者得以攷焉至於菊莊門下猶斬清溪楚女閨中誓徇淮海則剛詩者未嘗泥其體而聞聲者自足

通乎情必謂妙達此旨妄加繩墨則又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知音之俟亦無取爾

循吏蒔塘張君別傳

君姓張氏名吉安字迪民蒔塘其號其在官號二十四洞天吏隱歸家後又號石牛居士蘇之吳縣人也五歲母范歿哀慟如成人自少承其祖楚門先生之學祖母朱太儒人督課甚嚴稍長耽吟詠其賦橄欖詩云擣沈春茗綠喚賣夜鐙紅爲同時所膾炙年十九舉乾隆四十二年順天鄉試六十年太挑知縣籤發浙江試用嘉慶改元署杭州通判二年署寧安秋改象山四年攝新城五年莅永康六年調麗水七年移浦江八年始補授

餘杭縣事凡七年十四年秋以親老引疾歸先後在浙共十五年所至多惠政道光九年以疾卒年七十有一又二年永康士民始條君治行言已故永康縣知縣張吉安吏治循廉仁風廣播準之遺愛無沫前徽名宦有祠允孚輿論撫部富公上其事於

朝明年冬十一月戊午奉

旨依議部咨檄金華府行縣欽遵入祠先是二月閒餘杭縣士民以君向游洞霄宮一菴以南湖水利爲浙西列郡攸關議開立窯廠泥燒甃以刷淤塞旋謝事去議雖不行時論韙之至是羣奉君像配祀蘇文忠公之像又九月麗水縣士民以君雩禱奇驗三十年去思如

一日亦奉栗主入祠遺愛堂蓋時際饑饉人懷舊德鍾應谷響無以喻諸由是吳越之間咸知君官績之懋都有歌詠其盛者而前此落落諸大政在朝在野旣已各爲論次夫尸祝肇漢西京立樂公之社建石相之祠苟非殊猷曷克臻此昔班史創循吏一傳緣飾經術遂開百世載筆之例然則君施之政事與見於羣公之文者當著之史歲又何事更爲表襮而一時彈議若尙有未慊者則以零星佚事散在人口也君明於聽治於永康時值營官齎餉經縣遇山水驟至人銀漂失上官責令賠補君以事出天災力爭於大吏得上聞免償并役邀

卹著爲成例又浦江邨民娶婦七月得子族訟之官引  
梁東昏宮吳淑媛事君呵曰汝讀史亦知邑誌有宋文  
憲耶檢學士傳示之亦姪七月而生訟遂息此稽古之  
效也在餘杭郡有人乘舟過縣達岸失銀詣縣鞠之無  
有端倪檢僕身失腰繫乃親至所失銀水泔遣善泅者  
出之羣以爲神維縉有詹甫刑垂誠可不慎與他如象  
山之設法弭匪也時壯烈伯李忠毅公西巖方總兵海  
上嗟歎久之曰使牧令盡張象山盜不足平也君因條  
不便如石浦增兵南田設卡實籌海之要務至其在餘  
杭頻歲薦饑今節相儀徵阮公於嘉慶乙丑大振之役  
通杭嘉湖三郡設三十二廠杭屬得其十君以監員首



莅城隍廟廠廠旣麗省最近太吏晨夕稽察策騎所先  
一有不慎白簡隨之君時勞勩爲諸廠表率者非砥節  
勵行未易及也鄉先正梁學士山舟素不輕以言許人  
其贈君楹帖有胸填冰雪面改風塵之句親詣其省邸  
致之至今爲美談焉其通於世務又如此者君所至必  
以古人爲程至寧安則首謁海忠介祠至永康則刻陳  
龍川像至麗水則葺秦淮海祠至餘杭九鎖山則葺陳  
歸楊三賢祠并繪東坡像於石祀之今之以君像配蘇  
公者卽昔之君所繪者也一時上官如秦少寇小峴阮  
協揆雲臺潘相國芝軒諸先生靡不服膺其政至於平  
生吟詠所到必諮其詩人與之游如何徵君春渚淇太

史樾存張太守船山皆是而方外則小顛漱谷其尤也  
取士抑次矣既入祠名宦其嗣光熊等將梓其所著大  
滌山房彙介余友人仁和汪半顰郵示屬爲詮次伏讀  
再四其架獲先民冲遠類韋蘇州則故園名宦也豪宕  
類眉山坦白類香山則所官析之名宦也然與長公時  
既不侔遇亦縣絕唯勤民事言疾苦甚似樂天殆皆以  
其所不似學其所似也竊意樂天少日家居奉母貧薄  
不堪嘗從禁林乞兼京兆戶曹參軍以資甘旨及爵祿  
稍充不免爲聲色所累已不逮其養而賞花新井一篇  
始終爲母受惡一斥司馬再遷分司竦誚攢譏至拊撫  
以爲浮華無實君則捧輿撰杖委蛇官齋菜綵承歡溫

清無閒處室有吹笙之潔退食少封酢之羞雖畢眾敬  
之聽政不衰而荀慈明之行酒無懈迫兩親後先違養  
卽躬守蓬廬不降其志其與樂天孰得孰失必有能辨  
之者是則以詩格論之又當在姚武功晁具茨之間矣  
居暇恆與同籍諸耆舊如潘農部裕舉韓尙書桂舫石  
廉訪琢堂黃主政堯圃倡和結消寒之會作問梅之社  
胸有所積一發之於詩晚耽禪悅徇同志之請出主景  
賢虞山諸書院士論翕然歸之子三光熊光照光疇皆  
能世其業余旣徇吾友之請就崑山王典簿椒畦所訂  
存詩都爲八卷因著其逸事取東漢鄭康成邴根矩荀  
文若諸傳之例別爲一通其大事已見墓表家傳者不

雜廁也用俾其家附諸詩集之後余何能傳君亦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已

論曰世之傳循吏者不過曰明曰平不知神者知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旣明且平吏豈有餘事哉雖然已以此施者人亦以此償也公孫文子曰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今於君信之矣

溫也癡先生家傳

先生名一貞字又賢號也癡湖州烏程人七世祖玉洲翁明季由輯里遷南潯再移墨谿曾祖某庠生祖某太學生父某增生輯里爲郡大姓蟬連甲第而先生家守

青箱館穀自給子姓肄業者彬彬也生而穎秀父鍾愛之昆弟三人先生其季也年二十四受知於學使者韓城王文端公文端以詩文進後進通古者皆出其門已丁外艱二十七始婚於馬要沈氏屢試不遇慕大父瑤城翁以名諸生擅繪事篤好之是時有沈芥舟茂才先生姑之夫也以書畫雄於時從之游由是工六法好金石收藏甚夥傳播者如松雪老子說常清淨經金丹四百字及衡山辭金兩橋記石其尤也又得思翁兼葭堂帖五卷手搨晉唐小楷十餘種裝池精絕加以跋語珍若球璧明族祖寶忠公之殉節新安也歸葬道場山麓歲久榛莽莫辨先生搜訪得之則吳夢暘先生碑尙在

知有圭田十餘畝爲薯廠侵占因率同族鳴於官得還其舊子姓祭埽今賴焉先生素循謹遇道義敢發多此類旣以忠烈故欲勒十忠手札如高忠憲楊忠愍等已集其九意同郡忠節莫過茗柯思購足之緣是終以不就往來具區之瀆見詩人吳晚青之孫貧而瞽家有淺土十五棺其二在雪步歲久傾圯慨然傷之遂捐貲偕其門人施北研會葬之隱讀邨中一時能詩者歌詠之比宋之石徂徠焉著也癡題跋若干卷愛東坡山谷爲合刻之又手鈔宋諸家題跋未及梓晚得文石一方因之作畫百幅易錢築室顏曰絢石小池文魚花竹掩冉客至薰鑪茗碗塵慮消滌而皮書之櫃隱几之屏靡不

鐫列古人名跡著綺石居雜誌書畫管見錄臥癡樓詩  
鑑家與溫氏爲世講先默齋府君嘗從游於先生從父  
禮言太夫子而余從弟南華又出先生之門故鑑每游  
歸輒造其廬覘所獲而先生束修精力亦半耗於是其  
所與游如崔文問波暨邢書城楊秋室施北硯嚴鐵橋  
久能皆鑑素交而外至者董茂才竹坡高廣文蘋洲吳  
明經鐫生禾張叔未震澤張鐵甫兩解元又半相習六  
十後仲兄歿撫其生如己出然無嗣以伯兄子爲後老  
益勤學神明不衰詩不多作有求畫輒應之道光十年  
閏四月得風疾越八日己亥不起年八十有二子一梅  
庠生孫二文禾進士工部主事文銓庠生曾孫一先是

營生壙於本邑琅邨之靈山極山水之趣友人方擬爲徐元歎之游而先生逝矣

論曰人言善書畫者必壽石田衡山其選也然使先生處有餘雖顧玉山項墨林未必逾此而能不廢我歡歌是殆子與氏所謂窮則獨善其身者非歟

國學生王君家傳

君諱國闇字際輝號醒夫先世自徽州遷廣德再遷湖州爲今烏程人幼明敏父建初翁篤愛之甫成童就試遭父艱毀瘠逾禮貧不克卒學與兄松舟賈於浙之南潯友愛甚摯有贏餘輒寄家奉母以爲繼祖母旨甘乾隆四十五年母沈太孺人卒君以窀穸不可緩急擇地



與其父之殯合葬於建平城東之朱邨旣而繼祖母疾  
遄歸視湯藥累月喪禮畢乃旋浙君客久始占籍烏程  
已獨慨然以先塋在桐汭不獲春秋祭埽乃復往迎父  
母之匱至浙葬蜀山麓之康山千里長途不辭勞悴是  
役也躬自引紼舁以人徒陸行若干里水行若干里凌  
高降深物力交絀君子以爲難繼又安其繼生兩世大  
父母之葬於廣德君雖貧遇事必舉尤能濟物南潯師  
善堂掩骸長生會施槥及卹孤寡議捐振鬪人之急靡  
不曲至嘉慶二十三年宗祠圯與兄倡首得千金祠宇  
復完道光九年輯家乘如修祠凡造莊置產立碣無不  
身任桐水王氏之緒得復振者君力居多也十三年八

月以疾卒君國學生善醫明青烏家言配濮陽孺人沈  
孺人子四懋息國學生文增縣學生懋昭懋序皆國學  
生孫十一人女夫廩生溫文炳與鑑有通家之誼持行  
實句文不得辭撫大略爲之傳

贊曰古葬地不擇遠近季札適齊有贏博之葬故父母  
既虞祭而或在他國遷其已葬之匱以從所居古未之  
聞禮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  
禮不忘其本仁也賈疏曰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歸  
周君子善其反葬近吳江顧氏非之以齊去周二千餘  
里使其已朽之骨自東徂西於死者爲不仁若是則古  
人去國或無兄弟居守先墓必至爲若敖之鬼而後可

也棄經傳以從其說其敢以爲信歟王君積善甚著吾獨表章此事非敢以禮許人存此以爲後之治禮者發其凡焉

太學王君家傳

君諱大圻字懷邦訥夫其號也先世自漢扶風王俊避居攝亂來江左子孫遂家吳興再遷崇德白馬邨三遷吳江六都之大陽圩則信也又九世爲今震澤縣人父炳文祖枝茂曾祖光祖世有隱德而祖尤積善鄉里人信愛之君起太學性淳朴遇人無畦町藉祖父業始與妻黨同業齟於郡城齟業多微人皆得其貲以去君所處如故乃退居雜蒔花竹習書畫自娛家故枕具區前

後皆水漁歌沙鳥不廢歡傲會頻歲災祲出粟濟人甲子尤甚遠近全活無算家以益貧道光三年某月卒壽八十有九先是以

睿皇帝覃恩給粟帛授入品銜妻董孺人趙王孺人子三晉庠生以鑲以鑑女四伯仲季適張復雷施豫貞唐敦元皆太學生叔適董攀桂郡廩生孫四觀海觀濶觀濶觀潮

贊曰宋書顧顗之言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生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夫士以孝友爲先而論列者適完其庸行言似

無甚奇特豈可不爲之表著此近儒戴庶常所爲深慨也古曰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中必有俊士吾蓋於太學君而益信

滕綺嚴君家傳

昔東原戴氏震爲武進毛養浩傳曰士之行以孝友先然爲之論列生平則又適完其庸德之行言之固無甚奇特於是往往罕見表著吁使聖門尙瑰異則四科不首德行矣吾邑驥邨有潛德不曜之士滕綺嚴君爲明工部西塞尙書十三世孫生而篤孝至老弗衰生養殁祭祭必盡誠如見嗜好待兩弟極友愛凡親黨中孤寡榮獨周卹甚至婚嫁弗克舉者亦助之不解此非所謂

孝友任卹者歟道光三年夏吳中大水冬復大饑有司勸分君承父積堂贈公志助振爲諸富室先應勸者麋集大吏將上其事固辭不得因讓其優敘於從兄及從子焉驥邨地當衝繁鹽私充斥鄰里延累者數十家君持之力其梟憾之將中以蜚語不爲動已而大吏訶得之以素公正從無一字入公府特出之君夷然曰以一身全數十口死不恨況公論有在事白而名益高嚴氏族滋大修譜踰三稔眾推爲主持兼司祠職君直任曰不欺心不欺祖可無事也則知仁忠和其庶幾焉君早歲著述自謂無大異不肯收拾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君少游費孝廉循陔之門費爲過亭侍御從子學有本原

因以獎率及門列詞垣歌鹿鳴者比比弟兆元猶子昌福尤砥礪相繼登賢書以去其顯著也二十四年春患風疾右足失舉六月乙卯卒年六十有八君諱登字仍芑塋綺其號也祖穀似贈儒林郎父師善贈修職郎弱冠就縣試爲鄭大令裕國所知當

仁宗初造鄭以循廉爲天下最目之曰大器見晚矣遂冠其曹是歲補博士弟子員越二十年得食餼屢困場屋今

上十五年覃恩充貢需次教諭例授修職郎配張孺人子二章福晉福皆諸生章福以優行爲羅學使取入詒經精舍肄業孫二以常以芳嚴之族有畸士鐵橋廣文

君族子也博學能文於世少許可獨愛重章福俾課其子因更相與上下其議論鐵橋之歿遺書滿家如手校秦漢六朝全文七百卷影宋寫北堂書鈔秦漢金石文拓本皆世所罕有子幼不能收藏賴章福任勞卹惜焉非庭訓奚以及此亦足覘其通藝矣

張鑑曰周禮大司徒以德行藝三物教萬民若君者可當之矣藝雖不著而取友教人及課子弟與身傳者何異焉章福卒哭持狀踵吾門徵文辭不獲命延與談并讀所著襍文手摹秦篆泰山刻石二百廿有三字皆不苟益以傷我友鐵橋遺書賴章福不墜後有徵文攷獻者或有以涉乎此也



國學生嚴君家傳

湖郡嚴氏其族之萃處於驥村者子姓尤繁衍甲科而外奇特之操常常有之然周官之法書其敬卹任卹與孝弟睦婣有學者必以庸德之行爲首此又何說也道光乙巳四月有孝子錫疇介余戚陳君篠塘持所生行略來求文固辭則錫疇祖母陳節孝余所傳也是不得以不文辭按略君諱希涑字鑑甫號樸齋國學生世居烏程爲明工部尙書十四世孫曾祖日星祖球父維鶴皆國學生初母陳太君以揚州知府詩女孫自東林山而來歸也悉曾祖斗瞻翁主之二世一身形單影隻奉重慈以撫弱息詳余所撰節孝傳君幼孤露兩月父卽

見背泊長性淳篤肫肫以孝以家累不克俯首制業年十八母爲娶同邑張氏女賢淑奉姑教惟謹凡所以成君之善行亦內助多也嘉慶十七年太君節孝合例請於朝得給帑建坊又旬四方聞人詩文以表著之其摯發於性情有如此者道光三年吳中大水薦饑大府諭勸分巨室君踴躍趨事居閭閻先由是邑之出粟者皆視君以興焉而親串之有爨火不繼者必周給之此君孝友任卹能實諸踐履者也十四年五月壬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越十載配張孺人於二十四年九月癸未卒張系出句容以士族來佐內治侍尊嫜未嘗見眚域少怒多怡至三十三年人無閒言吾見世之詭隨以

爲人所詬誅者比比也吁遠矣子二長桂芳殤次錫疇  
國學生是皆合周官之法足以傳者也

贊曰余始爲節母傳詢諸鐵橋廣文知節母素整肅不  
事嬖媚深歎地道無成而得終夫業君之食舊德而詠  
清芬非太君之明奚以致此夫詩言無非無儀不過中  
饋之常昔倉聖造書契於威字訓姑許叔重引漢律威  
姑今學者申之曰卽有威可畏以此見婦至夫家必視  
君姑威儀以爲法守有作之先而君肯堂之聰刑于之  
化孺人婉順之貞胥於此見之矣至子孫之久而不忘  
亦非藉其親以爲身重也情所不能申有不能已諸其  
懷者也口耳所及宗族閭黨可傳不能傳之邦國託之

文章列之郡邑之乘邦國可傳不能必其傳於天下後世欲傳天下後世而無疑則不獨以文而已所傳者有以信於傳之者之心傳之者有以信於天下後世則文傳而人亦傳此歙王不庵煒之言惜鑑非其人也然鑑得十數年後復傳君以補太君節孝之闕不可謂非造物之有意以顯之也

### 宮烈婦傳

烈婦姓于江都人於乾隆五十年歸泰州宮承佑佑家貧紡以佐讀無憂色至嘉慶十年夏佑得羸疾烈婦晝夜侍湯藥不懈每飲泣願以身代冬十二月佑卒烈婦擗踊盡哀既塋卽再拜於尊姑訣曰婦失所天何生爲

幸孫輅稍長當爲父奉堂上歡婦將從亡者驅螻蟻於地下姑持之泣曰婦在如吾兒在命婢環守之數幾殆烈婦之黨憫之與以歸諭止百端烈婦不爲答中夜忽起繞牀疾呼若狂者眾撫之徐曰予歸矣乃還距侑死裁百日烈婦從容奠羹飯一盂於殯所復哭入房盥遂雉經年四十有二子二輅輔

張鑑曰若氏者可以不死而終死者烈也昔歐陽文忠爲馮道傳序備載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妻李氏引斧自斷其臂嗟乎人能充夫自愛其身之心而先遠恥辱以引訣者若烈婦亦可無媿矣

節孝翁孺人傳

翁孺人姓楊氏其始生青浦之井亭港年二十一父曰曾基以字同縣朱家角翁定周已知定周有羸疾請期父尼之孺人請於父曰是命也弗敢怨遂往入門將同牢定周暈絕孺人驚惋亦如之良久始同蘇踰八十日定周卒孺人痛不欲生防慰百端久之父迎以歸孺人朝夕藉十指爲衣食事父母以孝聞積苦五十有五年宗黨稱之曰賢有震澤族人以其大宗不可以無後也乃議立族子世璋爲之嗣迎孺人至震澤養焉又九載道光十三年五月以疾卒

論曰余嘗習公羊家之學矣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閒者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

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閒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凡災異萌芽天出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然則孺人卽濡滯不行未必卽勝於是而得壽考壽考矣未必有令聞也既有令聞復求壽考古人所難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君子大受命

徐節母蔡孺人傳

孺人姓蔡氏西洞庭山人也父處士在三爲著族孺人年十九歸本山徐巷爲徐君采夔妻采夔賈於淮以家事與孺人孺人處之裕如也周旋親黨輯和內外靡有閒言故采夔之遠游得無內顧憂者孺人之佐爲多未幾采夔抱沈疴狼狽歸里孺人親湯藥忘朝暮唯語其同室者曰疾革矣可奈何旣而卒不起孺人號痛絕粒將引決族之尊者諭慰之至再乃僉議立夫兄迪先第三子爲采夔後久之孺人始復食然旦夕飲泣曰若此子無成不克見前人於地下矣由是教其子習禮就傅循至成立者二十年不稍懈於嘉慶某年月日卒距生



於乾隆某年月日享年幾十幾歲道光二年烏程浚君  
水芷持其略以告其同邑張鑑曰文藻嘗課孺人之孫  
矣獲與迪先交幾二十載孺人之苦節懿行耳爲之熟  
焉迪先嘗乞作孺人傳久而未有以應今年山中諸君  
子有重輯節烈祠志之舉孺人之子大復復申前說旣  
以歎迪先墓草之宿又恐不文願得一言以遺之余重  
違水芷之意綜其守節教子之章章人耳目者其他瑣  
屑不與濫也若夫旌典之逾成格唯當路者能主之以  
待異日也可子一大復國子生孫四城坤堂堅曾孫一  
福

論曰昔沈尙書歸愚作西洞庭風土記深歎俗之淳朴

近古未嘗不爲之神往及來林屋見其閨門肅穆洵足以昭我管彤若孺人者其一也漢王符有言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豈不益信余在山中值山中人方有事於柏舟祠堂乃惠憇司事者廣爲采訪俾不致漏缺蓋以此也

嚴節母陳孺人家傳

節母陳孺人其先自湖東林山來居郡城父丙國學生祖詩雍正癸丑進士官揚州府知府孺人生而端淑父母絕愛之聞同郡驥邨嚴翁斗瞻有孫維鶴才且前明尙書震直之裔遂字之年十八來歸待姑及祖姑以孝居八載生一女一子維鶴以疾卒孺人不欲生父母交

諭以仰事俯育不得已乃復食初父病嘗刲肱以進得  
愈人弗能知也父母憐其貧而孀欲分產與之堅卻不  
納且曰吾父雖老無嗣然有庶母在異日有弟何以資  
生吾自能織紵以贍養育也守節三十三年如一日宗  
族請於

朝得旌例授孺人年七十有六乃卒子希涑孫錫疇皆  
國學生能守其教云

張鑑曰昔劉向父子爲列女傳具載魯季敬姜此節母  
之不可以無傳也韓嬰爲詩外傳亦一再稱孟子之母  
曰宜爾子孫繩繩兮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則節母尤  
不可以無詩也今孺人以賢且明而彤瑄無昭歌詠不

事宜子若孫之有不愬於心者因介我友沈柳橋來句  
詩文柳橋并言明洪武時有陳愬聘倪氏女而戍遼陽  
至正統中歸歷四十餘載倪已年六十一與愬白首成  
花燭系正出東林然則陳氏貞節固世有母儀歟夫街  
彈之言不足爲傳列其事略以入譜牒用諗世之能詩  
文者慰子若孫之孝思可也

張烈婦傳

張烈婦震澤縣之雙塔橋人姓王氏父庠生晉以同邑  
國學生張耀爲其豕孫福元之請繼室也福元始娶於  
施死無所出筮之吉遂允焉結褵周歲深得重親之歡  
內外交稱道其賢已福元客外病還烈婦侍湯藥惟謹

少愈復感時疾竟卒烈婦呼號不欲生舅姑百端勸諭  
烈婦泣曰堂上之養有叔在無孤而留此未亡之身適  
以貽老人憂不如死乃曲爲周護烈婦陽飲食似平時  
防稍弛遽登樓左右奔視則烈婦自經死矣距福元殯  
止七日道光十五年八月丁丑也年二十有六

論曰女子適人不幸喪所天不守節而從死亦天下之  
大義也世每病興志次列女之濫名節蕩然彼徒見爲  
輕耳五代史於長樂老人之傳序具載王凝妻引斧斷  
臂一事以三公之尊至不足與匹婦比數蓋天地忠孝  
之氣惟至性一往足以扶植綱紀而濡滯者不能也必  
謂從容守節難慷慨捐軀易尙麻木不仁卽歐陽氏所

言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之漸其不爲烈婦之所吐棄鮮矣晉之師友董竹坡王雲舫與鑑善函事略來句文用采次其語爲之傳以俟夫有司者之旌焉

吳縣毛氏顧孺人晚芳傳

孺人姓顧氏名蕙字晚芳又號墨莊蘇之吳縣人也父湘筠縣丞以畫稱孺人性聰慧六歲讀書卽成誦受六法能通知大意二十五歸同縣毛君叔美舅榕坪先生年已七十嘉其婉順盡出所弄名人眞蹟以資之由是畫學益進撫嫡嗣以慈待嬭姒以禮舅捐養窀穸之事出匱篋以佐之凡叔美之所交多一時文士時相過從酒食果餌靡不曲盡雖脫釵珥不吝平居自奉率甚淡

泊久無子爲叔美置一妾旣知其爲舊姓復集貲還其  
家母翟太孺人吳著族也外大父雲屏素善畫湘筠之  
卒孺人哀之迎來家中尤盡孝養病劇至刲臂肉以進  
於其喪過時而毀由是致病然畫之得翟氏家法亦以  
此故雲屏與子琴峰亦歎曰數百年無此矣毛氏所居  
在郡城相傳爲綠水園舊址元陳惟寅高青丘嘗觴詠  
其中明末爲張孝節泌園蓋靈秀之區也叔美與孺人  
旣同志得王忘菴所畫東禪寺紅豆折枝卷遂顏其屋  
曰紅豆書樓樓五楹貯畫處曰讀畫軒孺人作畫處曰  
釀花盦明窗淨几生香活色日馳譽四方亦嘗以詩與  
名媛白門陳友菊同郡陳靈簫西泠汪小韞蒙城張雲

章相往復或願爲弟子則婉謝之有故人女請執贄亦得指授以去其通而介如此晚稍事佛持齋戒殺喜周貧乏一歸之於孝閒讀正續通鑑於唐宋兩朝尤貫串餘事乃誦唐人詩蓋讀書善畫有天性亦所助者眾也年五十有一以疾卒所著有釀花盒小草畫冊題詠勸孝編格言類纂若干卷子文炳孺人既卒叔美益無聊其姨之子屠伯洪湖籍也與余友介之可爲之傳

贊曰昔蔚宗志列女云才行高秀不必專在一操是故扶風作史踵成大家右軍能隸兼傳道蘊人各有能誰能掩之至於春秋紛墨丹青琯彤吳郡三百載略數三人曰文叔有寒山草木昆蟲狀設色本草湘君擣素惜



花美人諸圖曰張學典楊易亭高士室也善繪事日與高士手經史著花樵集曰葉小鸞幼能詩寫落花飛蝶未嫁而夭此外無聞焉蓋其難也今孺人長卷巨幅稱心而施山水花鳥照耀一世譬之製墨東坡雪堂之作見者旣妙鄭谷龍小華但循常法而已不知王量能取各家斷碎再和膠漆成之遂爲勝絕還珠采玉正畫史之集眾師以爲師也若夫內稟庭誥外益以親串再得叔美好事飾地儲材輔所不逮爲三百年來所僅見不亦宜乎余見畫不多而名公記載多余舊友言豈欺哉用特著其畫俾後之職地志者得攷焉

碑

昭忠祠碑

代

維嘉慶十有三年青龍在旃蒙杭州會城東北忠清之  
里鄉官湖南岳常遭道孫景曾暨從九品銜錢文瀚以  
唐右僕射褚公祠宇毀敗盡然心傷爰斷松柏以妥几  
筵惟神光蹟唐世勲載旂常千有餘年靈爽罔替昔在  
前明成化中禋郡人周璟扶服道路請列於朝得伸祀  
典式煥棖桷亦越於茲風雨不除丹青攸斲因於裔孫  
江西候補按察司知事前薦舉孝廉方正世襲恩騎尉  
宗灝監生錦章同出金錢以完廟貌余時重撫斯土相  
率請文夫夷門在望過客傾心孫叔不祀見夢致歎良  
可嘉尙昭茲來耆用銘樂石垂示無極其詞曰

繫公挺生漸水之陽恢恢宰輔嶽嶽堅剛維唐永徽宮  
鄰昭否直詞邁德犯顏貞軌再竄愛州大節不墜摘其  
光耀媿彼諧媚公之弼亮宜有後人九世其昌沒而爲  
神昇平舊里祀事不忒  
皇清報功奕世載德神之飲食旣飭旣齊春秋用享福  
祿來爲

古雲濤觀碑

古者祭法禋于六宗升雲降雨各視功德是禳是禳春  
秋崇奉所以經國序民輯寧上下也雲濤觀者始自紹  
興蘊隆蟲蟲禱而輒應甘雨時至錫名順濟嘉定之閒  
崇號屢申爰及永樂犇潮存至迺徙於茲經營伊始成

化以來靈爽罔替

聖清龍興雷風通饗歲在乾隆飛蝗爲害神畀炎火稼穡不痒官司震動請列於朝乃開靈宮飭治壇場施腹陽馬薙草中唐赭山互前漸江在望嘉慶建元增修致祥燔炙普淖民不敢忘年穀時孰賴神之明惟神名號歲久滋晦或言姓干以祈甘澤致此異瑞莫可致詰稽古之士懼其若斯用率耆老請還舊物乃按經傳原本所由銘茲貞珉昭於永久其詞曰

於鑠明神下土是怙祁祁靈雨祐我田祖四氣通正災忒不生滋液漉漉品物咸亨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又汜布濩之元圖靈像祀事告虔蘭藉旣飭泉酒

是蠲農桑之外驚濤永息捍我闌闌鬻我黍稷春無伏  
陰秋無蠡陽夏無淫雨冬無孤霜禾易長畝百卉時茂  
千倉萬箱民以藏富神歆顧德民悅無疆秩宗刊石降  
福穰穰

杭州北新關重修清惠金公祠碑

公諱九陞字樊桐江南全椒人也明崇禎戊辰進士授  
聚陽縣令遷戶部郎中權杭州北新關稅務時楚蜀麋  
沸行旅梗塞國帑滋絀憂心如惓會歲方暮櫬槍少戢  
估客遠來方艚兼兩正供充裕公乃散其贏餘惠民通  
商市無折閱利用益饒公講學不倦楚粵之間交著聲  
政終湖南兵巡道布政使司參議升南贛巡撫未及赴

卒惟商與民永戴公德相與醴金卜地共立祠宇以彰  
遺愛歷世滋久堂廡朽蠹

聖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戊辰巡撫揚州阮公重莅浙  
江仰瞻廟宇俎豆軼落松柏摧隕恐遂廢置夷於荒蕨  
乃捐奉錢整釐土木俾還舊觀落成之日伐石誌事以  
貺來世銘曰

噉噉清惠來自滁陽算緡水衡人力用康孔威佐賦劉  
晏轉運損下益上是謂利蘊藏富於人繫公是思如春  
之仁度取無虧生財有道無取東溼朝夕求盈用轉不  
給不壑有源毋塞而開行之期歲近悅遠來繫公之名  
史旣逸之繫公之政志又失之崇祠不毀遺澤在人春

山巘巘秋水粼粼江漲之橋武林之驛津吏儻來式此  
貞石

吳山呂祖師殿碑

吳山在武林會城之南左江右湖各極勝概嘉慶九年  
郡人於金龍舊址築真人殿殿之上層祀文昌神循廊  
而升爲清愼閣由閣而入爲呂祖師殿再上爲斗姥樓  
因折而西有屋東向其下爲濟仁堂其下爲大悲閣皆  
經營艱具旣而金錢日施凡斷斲之未就者丹漆之朽  
壤之未治者塗墍之廟貌煥然而新明年適

朝命崇祀神號民益趨事數年之間不戒而集規條周  
備期於可久而司事者方出餘力俾寒爲之衣暑爲之

茶疾爲之藥冬爲之湯以暨施櫟捐葬掩骼放生惜字  
諸事靡不畢舉誠盛心也旣成乞書歲月而誌其姓名  
於碑之陰以垂久遠乃爲銘曰

於昭明神於山之陽禦菑捍患佑我一方神之居處夔  
魑竄逐神之照臨扁盧效速昔也土茨丹青不施今也  
采椽風雨攸除石榴之皮神或有語丹竈藥鑪吹蓬飲  
醕推神之功百度有倫愛人利物其仁如春瞻傷察創  
埋骼掩骼綱之紀之是謂漏澤人旣媚神神亦顧民勒  
茲貞石奕世常新

龍游縣通駟橋碑

龍游爲東南孔道其自京師而趨江閩者水道則自嚴



州而至陸行則自金華而至而皆以通駟橋爲之衝通  
駟橋者在永安門外長八十丈有奇當靈谿自遂昌入  
穀之會自宋紹興以迄前明凡重修者九自木而石而  
石墩而捲缸者三嘉慶五年郡中紳士余殿鼃葉禮承  
葉世璇及徐應棠等以其歲久傾圯倡爲捐修之舉集  
郡內若干人得貳萬餘金至九年某月某日落成比舊  
之廣增三之一焉就試用訓導余習來乞文因思周語  
夏令有之曰十月成梁說者以爲便民使不涉也然則  
興梁之修三代之令典而邑之人士能及時修舉俾不  
至於廢墜不可謂非慕義者也遂書以爲記而系以銘  
銘曰

兼兩陸資方膺水濟車楫所窮伐石以砮靈山崔崔靈  
谿裔裔式彼通津利而弗滯烏榜銜艫星輶擊鞞苦壺  
不歌負戴踵繼虹腰橫互雁齒分綴旣固且平民安其  
惠

銘

隋文選樓銘

嘉慶十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涂月吾師儀徵夫子旣持  
喪服遄歸揚州以所居舊在文選樓巷側爰築室於家  
廟之右名曰隋文選樓者蓋成其先大夫湘圃太夫子  
之志也師自始學卽稟家訓熟習文選又奉過庭之言  
以揚州爲曹憲教授之地因謹其堂構庀材鳩工不侈

而素風雨是蔽落成之日奉曹氏以下七栗主於樓上  
攷隋唐之際學者競尙浮靡而曹氏獨述兩漢鴻文貫  
通六代然後江都李善繼之開有唐一代詞學之先不  
可謂不盛也夫習其說而不知所始與有其美而弗爲  
之彰皆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允宜經營恐後以答先  
人之思以牖後學之志時鑑適來斯土居是樓之上遂  
謹爲之銘銘曰

粵在有梁大文孕作延英博望藻思騰躍笙匏六藝權  
衡七略詞林旣舉筆海是酌錫名文選咸用資度爰逮  
大業曹氏繼之廣雅殫洽珠叢奧奇紹述先軌訓迪來  
茲宣講不倦爲世宗師施於唐代斯學益治維唐伊何

善邕居首父子殫思其注不苟聿開風力海涵山負調  
吹鍾律毀棄瓦缶迺洗淫哇歸於敦厚戔戔儀徵世之  
通儒少親庭訓實遂鯉趨尊其所聞懷瑾握瑜長益通  
方橐筆

直廬長楊賦奏

天子曰都既侯四方多士允式來旬來宣舊學彌植乙  
丑之秋斬焉衰墨首工用仁以返江國德音孔彰是用  
太息維彼選學萌芽蕪城今我爰處斯城之闔土風是  
操往哲以親矧此渠獲墨守先臣如何堂構而肯弗親  
爰繩爰準經營伊始嚙嚙蜀岡濂濂淮水前枕通衢右  
控修市惟廟之側百弓而已公曰肇祀毋泰而侈迺構

崇樓離明辨方蘭栢無飾藻井不芳寒燠審勢疏密合  
章外延流景內照晨光匪雕匪刻燕息斯堂亦有圖書  
古籍是旣長興麻沙同條異貫網羅放逸鉤稽離散燂  
斷良朽冥求幽贊墜緒茫茫斯焉汗漫中唐旣璧前植  
修林靈草如積石菌成陰鏡鮮活水鳴有珍禽壁樹貞  
石坐列吉金綺繡不被絲竹不淫松栢有成爰設栗主  
惟曹正中左右夾輔有魏有李昭穆子父江陽公孫句  
容之許報以明禋儷二於五退息有室庖湑有房亦號  
家塾亦名書倉子弟之式父兄之綱作系前烈以俾寢  
昌君子有澤其流必長我求文選古人所美工部有言  
精熟選理凌顏鑠謝沾丐靡止其次劍南詩壇雄視秀

才之半亦爛選爾至於子京掌錄日勤以筆代舌用志不紛惟此三賢先典攸聞以治其學以昌其文彼豈欺我駿烈清芬選學旣衰詁訓中輟班馬字類虛造滅裂杜林漆簡賈逵師說如火銷膏如湯沃雪孰謂詞章經術區別斯樓之築此邦之榮入則有稽出則有聲魯廟之頌王庭之賡發言必度有缶斯盈豈惟阮氏實賴成名樓旣觀止書亦隨正亥豕備忘紂紅審定五臣兼采眾本互證綜繁鉤要耽思傍訊以對先人以詔後進惟公暇日登樓載觀口講手畫考古問難弟子飫聞退而卽安伸卷就誦琅琅夜寒亦知先德心瘁力殫鑑本浙產夙奉明德三年禮堂遺言是憶周覽廣輪肅瞻跂翼

有倫有要不慚不忒先民之程以爲典則陋儒屬辭實  
繁且蕪銘無足觀言則非誣敢告斯邦是究是圖非汙  
所好弗笑爲迂有其舉之式敬不渝

贊

伊林雲侍御像贊

爵顯於朝澤及乎物未老懸車心空簪被教子作官僚  
然虛室蒲團猗猗竹竿瑟瑟靈運講經樂天持律有託  
而逃取神遺質生不解禪語難佞佛滌筆三危心通詞  
室

硯農王徵士小像贊

梅堰之上荻塘之東爰有徵士執志周冲筆耕學耨品

冬乙ノ  
潔詞雄文藻外瞻德符內充聞義則徙擇善而從困指  
魯肅客滿孔融溫乎其質睟然其容鳴闌甫里釣舫吳  
淞遺榮軒冕結契雲松江湖散人儼此高風

秋水小像自贊

昔嘗注左氏之經今復修西夏之史記亦曾過泰岱窺  
匡阜謁禹陵渡楊子宦既不成學又止此謂當求萬步  
之田以終餘齒而買山無貲一廛近市數米而炊臣飢  
欲死是猶得強顏校錄華林答策金帛已而已而吾長  
與我相周旋而已矣

墓誌銘

儒學訓導汪君墓誌銘



皇帝御極之始

詔天下郡縣舉孝廉方正於是震澤署訓導咏經汪君以學弟子王之佐應羣稱克副厥選未幾君謝事去越入載以疾終於家將槩服孤亭江走三百里抵梅堰時歲荒多盜抹月衝波不憚險阻就之佐攜所爲行略造鑑之廬而可銘焉固辭則重以吾友之佐之請不獲命乃撫大略書之君生羸弱多病稍長性孝愛同氣就外傳沈教授湖吳進士懋政學均以大器期之迨冠補博士弟子員出學使者彭文勤公門旋以高等食餼旣屢試不售援例入成均得注籍訓導在都如趙鴻臚秉冲戴太常璐咸捧手訂交而姻戚不與焉試復不利以母

病歸中道聞訃幾不欲生時父涵原先生適七表爲之節已丁外艱哀毀彌至其攝新陽訓導也廉境內無祠節孝申大府爲崇設剋日薦事邑迎粟主入者始盛再莅震澤吳縣培風俗振文教如一日去則士皆詠歌思慕不已居鄉修邑中新舊兩處文廟復以爲嬰堂在郡遠歲捐外別創一局爲轉送全活尤多餘如開濬張涇運鹽等河及恤貧施衣拖輻費常不貲訓子弟以司徒六行又曰積而不散奢而不儉非所以承先裕後也小子識之君嗜學積書手自鈔纂晚承先志以宗祠偪闌闕改谿之東前爲谿南書塾列十景而舉族展祭讀書者益虔又於祠左闢闕地築亦園雜蒔花木有橋有亭

環流阻宅與朋好觴詠其中詩成每不自惜著亦園草  
李杜存真若干卷通琴旨善攝生非立師道躬行實踐  
奚能臻此然則及門之篤信師說與後嗣之懋遵家訓  
皆宜見於余文昔昌黎傳太學生何蕃曰居下則施於  
人者不流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余於君亦云君諱  
逢堯字同吉號味經先世唐越國公自徽至浙三遷爲  
金山縣張堰鎮人曾祖伏龍祖錫祔父志毅國子生君  
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己丑生於道光十年七月己卯  
卒娶王孺人歸君五十年事上慈下雍睦著於親黨前  
君六月卒子一君無子父命以弟庠生雲上子爲嗣卽  
亨江國子生女二一嫁桐鄉廩生金熙泰一嫁華亭庠

生徐承貞孫二長培庠生次增孫女二於十三年三月某日暨孺人合葬於本邑三十五圖浦東之日字圩銘曰

金山之原勃澥之裔爰生秀偉忠信愷悌園橋觀聽游道日深藍染學館績美泮林惟君之存澡身浴德其利後昆安茲蘭室刑于化洽夙草同春言必可信永被貞珉

包山蔡君改葬墓志銘

包山蔡徵士心葵偕其兄將改葬其曾祖璞齋君而命其仲子來丐文鑑固辭則曰吾蔡氏與德清爲一族今改葬於湖用敢以爲請固辭不獲命則揖而進之曰君

沒五十年矣至於今而改葬何也則曰吾高祖沒吾曾祖葬諸姑蘇齊門外之古巷里并築壽藏於側歲時祭埽必挈吾祖暨諸父以從訖事必訓之曰聞之堪輿家僉云是兆溼墊如吾死啟穴而信則吾兩世其改葬也必矣爾等謹識之已而果然擇土綦愼故遲之久而又久也鑑聞之愀然曰嗟乎順孫孝子之心有若是之縣遠而不釋者乎夫改葬之禮詳於喪服書諸公穀卽載籍所傳如南北史之劉苞吳悉達舊唐書之溫大雅悉數之不能終也前明呂叔簡有言遷葬非得已也濱於水則遷櫬於客土則遷必爲城郭道路則遷先貧後富貴合而窆之也則遷凡以爲死者也然則子孫之改葬

其先也固大有不得已於其心也君諱序讓字謙益號璞齋先世由汴南渡至臨安以遷吳興有繼孟者始築別業於洞庭山之東蔡里迨九世祖良瑞爲明太倉衛鎮撫乃占吳籍焉曾祖猶龍祖廷柱父觀周嗣父之翰世有隱德君性儉樸而謹厚衣浣素至敝不易承父命以後其仲父君周旋於兩父母之間不分同異而賙卹親黨恆不吝重貲乾隆二十一年歲大祲明年薦饑君兩次出粟雖當道勸分不令知其名尤爲人所難能至於葺宗祠修譜系哀鰥寡贍義田靡善不舉家築春草堂花木駢羅圖書紛列暇則杜門獨坐焚香埽地翛然終日而又通方書辨藥性手量刀圭和丹劑以濟人之

庾鄉之人無不以慈祥善士目之於乾隆二十六年八月癸酉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癸丑年七十有六配徐孺人前卒子璘國子生議敘州吏目孫鵬九國子生曾孫融昌國子生融和融昭融明融禧國子生薦舉孝廉方正將於道光某年月日由厝地以葬於湖州弁陽檀山之麓徐孺人暨子璘祔禮也昔太公五世而返葬於周君子以爲得正首之仁余湖人也樂觀其成焉爰系以銘曰

浮玉之陰匪爲具區中峙靈岫亦曰仙都爰誕秀彥內行純備明發思仁踐修慕義惟蘇與湖一葦之間水源木本終始往還遺澤縣長佳城官默利其後人名不可

泐

鄉飲賓蔡君墓表

君卒後三十有四年于融昌等營葬有日矣以余知其兩世事跡稍詳復來徵文誼不得辭君生而醇粹讀書強記多識前言往行旣以家累棄舉子業就賈於長沙之湘潭凡鄉人之共處其地者稱爲長者置火備掩道殮率先爲之倡其歸於家也築祠堂以尊祖置祭產以敬宗捐義田以收族而又爲之塾以率通族之子姓俾秀髦者寒畯者得有所資以趨學而問業焉塾有講堂有學舍有文星閣春秋誦讀靡不畢萃其用意可不謂勤歟生平行義甚著鄉之人莫不奉以爲圭臬而其不



設城府外內如一尤鑿鑿可見者如錢唐袁太令所傳還金一事蓋君有友嘗寄千金於君而友死實不立券君招其子還之以無券爲疑而難其取君笑曰而翁信我有日矣子勿疑大令之言曰周官載質劑而君乃宅心於黃農虞夏之先其傾挹者亦至矣雖然古之人有行之者焉後漢王恽嘗遇一人疾甚憊遽以金十斤與之恽既營其殯而以餘金置棺下後訪得其父遂悉舉還之又北史崔光伯死邢子才以嘗所貸光伯錢還其弟光韶光韶焚其券曰僕不知也竟不納人兩高之以今準古三人者事不同而心則一也然則若君亦行古之道焉耳君諱璘字佩青號勉旃太學生乾隆五十

年捐振議敘州吏目屢舉鄉飲賓其先自南渡由臨安以遷吳興九世及明誥封武毅將軍諱良瑞其始遷洞庭祖也諱廷柱其曾祖諱之翰其祖鄉飲賓諱序讓其父也卒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庚寅壽八十有三配蔣葛蔣三孺人子孫名爵已詳璞齋君墓銘中於道光某年葬於湖州檀山親塋之旁三孺人耐夫有隱德者其後必大以君之處已接物於此雖欲不昌熾其來裔得乎表其事足以風矣

包山蔡君虛白墓表

道光四年余既爲蔡氏改葬記其嗣融疇等復以其祖塋道之文未就乞爲之表辭不獲命乃按行略君諱鵬

九字子萬吳之洞庭山人也先自趙宋南渡始來消夏灣之東蔡里明初有名良瑞者爲太倉衛鎮撫司遂家焉曾祖之翰祖序讓鄉飲賓父璘太學生議敘州吏目皆潛德不曜君生而凝靜不屑屑外驚貌古而神閒暇則端居一室出入必具冠帶有來謁者不修容不接也侍其父暨大父重親致歡居常念及生母必飲泣而事後母以孝聞於時又嘗以其餘貲假父命俾其子融昌續捐崑山縣義田若干畝以贈族之貧乏性好文墨聚書至數萬卷而志氣不衰四方賓客來游林屋者造其廬靡不曲盡款洽然素喜禪習爇香一鑪茶茗一甌長齋繡佛日以戒殺放生爲事故其終也彭進士紹升爲

之傳詳言其所學而備載一時所與游息者皆聞人名  
宿是不可誣也余不解三乘內典而尺木氏之文亦不  
盡見然不見其人視其友進士非妄語者昔昌黎爲太  
學博士頓止李公墓銘旣詳言其鍊丹服食之事而又  
歷敘當世名人共識者至六七公爲炯戒宜若後世操  
觚之士所必不取卽取亦爲人所吐棄不知自此義不  
明而世之爲金石文字者多不可信然則余於君雖欲  
不書又安得而不書且傳又言君病革時異香滿室則  
西方氏之教亦非盡出無據而君事親孝與人忠贈族  
周是豈果於遺俗者余故取而表之君卒於乾隆四十  
五年八月癸丑享年五十歲於某年某月某日安葬於

湖州埭谿龍池山之麓配鄭孺人暨迨陳孺人祔子五  
孫十一詳君祖墓銘中其伐石樹阡則爲道光某年某  
月某日也

例贈孺林郎太學生葛君墓表

包山葛君旣葬之明年其嗣祚增延鑑課其子於徵波  
顥月之樓時將除墓道因愀然來請曰先人沒三十有  
二年矣而幽曠之銘闕焉歲月不居恐就湮沒敢乞文  
其石以示來者鑑辭則固請曰祚增旣少孤先人客外  
甚久行略未具遺聞僅得十之一二今幸同處一室之  
閒或尙可以質言之者於是爲之表君諱煥斗字南臨  
號息凡世居洞庭西山之銷夏灣其先出於抱朴曾祖

以藩祖汝鈞父樹屏兩世皆例贈奉直大夫君天資敏達入塾爲師所稱稍長從疏林張先生遊學大進會父奉直君咯血不能遠出家中落遂棄舉業遊於楚由是省其親率三四載一往返出則徧歷名勝登衡嶽渡武夷取道章水所至賢士大夫如羅學士典王永州宸張太史九鉞許明經兆桂皆交契而於蓮心太守尤篤焉族兄某亦賈於楚積逋踰二千金事將不測君傾貲償之乾隆五十三年奉直君年高期君於五月中還家至四月而疾作竟撒瑟君入室搶慟不食親串曲解不能止常取一苫伏匱側日夜號泣因是傷肺而瘖至十一月戊辰遂以哀毀卒年四十有八訃至楚爲位而哭於

旅館者百餘人有失聲者至今值義舉人必曰葛君在  
事辦矣其見思如此以太學生例贈儒林郎配吳安人  
性端淑年十九來歸治家以勤率下以儉值姑痢疾醫  
咸曰不治安人潛割臂肉瀹之以進竟愈之於是爲能  
佐其孝養也方君之未卒祚增才十一齡君以孤屬安  
人安人誨養之及三十年今祚增之賢善吟詠工八法  
藏書且數萬卷傳曰死者復生生者無媿安人有焉於  
嘉慶二十二年十一月辛未卒年七十有七越三年冬  
十一月乙丑合葬於葛家塢之原副室戴安人祔子一  
祚增例選直隸州州同戴出也孫六經鉏慶鍾壽銘毓  
銓寶鏐敘欽自周官師氏廢而士之飾行者多矣貞石

之文於是乎不可信昔漢趙岐陸續自志其墓不過十餘言耳辭尙多乎哉茲就所可書者書之不能詳者不書懼失實也

祭文

祭沈柳橋文

維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某日友人張鑑等謹以蔬食清酌致祭於亡友柳橋大兄之靈嗚呼人固靡不有死何君壽之未中病亦非盡不治何君患之僅以風古習鑿齒周之續而皆是何至今而遽終悲浮生之若夢信天道之難窮嗚呼哀哉去殯後之三朝同人集於余室渺音徽之漸遙咸相向而如失矧殺禮於凶荒宛復



皋之將及慨日月之甚邁可無辭以處默謂敢拒以衰  
朽恐無當於眾心旣欲已而不可乃噉然而矢音嗚呼  
哀哉君自幼而岐疑亦蜚聲於膠序奉義方以周旋固  
靡事而不舉會歲歉而發棠屬勸分於大府羌攘袂而  
捐囷直比隆於往古無何名場不偶迄於秋賦告疲育  
翫散於帖括益奮厲於文辭謂載籍之極博必經史之  
先資證九流於東觀仿四庫於北池亦奇文之共賞輒  
誤字之獨思繫望古而情殷知平居之篤信屬春秋之  
始和倡肇祀於先正采谿毛以肆筵叩琳宮而得徑仰  
景行於兩朝肅儀容於後進復感舊於先疇有經扉之  
可認緬石城於匪遙得桃源之高詠爰傾貲以飾崇撫

殘碑而加愼式刻像於修廊儼春秋之展覲旣尙論以  
取友更伐木以訂交謹簡擇於學侶恆結託於文豪自  
忘年之老輩泊青眼之時髦資韋弦於夙夜誓金石於  
人叀或敦好於鉛槧或幽贊於雁羔子敦之親黃髮眉  
菴之孤垂髫常奔走以佐養亦乞貸以任勞指道南以  
推宅捐運麥以贈艘忘金山甫後之孤露感紀虔半先之烹  
蒿性彌旌於松柏義已薄於雲霄追徇物以忘私時散  
財以種德恐三族之多虞差六行之不飭完摩笄之高  
操全推產之穉弱號飢則施饗殮號寒則分衣著舉凡  
親串之艱靡不綢繆於臆公庭補助之闕闕闕與廢之  
償方外募疏之伙逆旅委積之商失之君則集枯得之

君則集菀君有言則物伸君不言則物絀當涉冬之疾  
作乍聞信而狐疑謂不仁而腳輒已扶筇而遄歸此江  
南所常有不足甚乎偏癢昔余病而幾殆年十六以至  
茲卒倚君於剗脇藉左右之扶持縱鉏鋤於鴆毒終蹈  
槩而應規念殘稟於沒齒更捨君而付誰何人事之難  
料竟荏苒而不支誠以余之拘攣兼氣逆而上指恐一  
息之不延將違君而逝耳何壯歿而老存任和緩之失  
旨儻棲朮之不神服中醫亦可止念君心之鬱結長辟  
標而不宣旣委懷而任運今亦可以無言稽君身之作  
述斟酌語而多文詰古人之失實笑輿牒之亂眞故余  
每有疑義率就君而根源屬敬禮之共定得披覽於晨

冬之序  
昏今數君之執友尙多聚於里門均力足爲收拾宜有  
慰於精魂且備聞夫前論能行道者昌後視豐下之多  
才必食報於永久門阻谿而源長堂面陽而疏牖回馬  
策於羊曇雖過時而疾首謬承舉而抒詞終腹痛而稱  
負魂恍惚以來思聊式馨於卮酒嗚呼哀哉尙饗

冬青館乙集卷八

冬青館文彙跋

冬青館甲集六卷乙集八卷張鑑秋水撰秋水字春冶  
烏程人嘉慶甲子副貢官武義教諭爲阮文達公所識  
拔肄業詒經精舍預修經籍叢詒後久客文達公幕雷  
塘盦主弟子記亦秋水所編少館劉氏眠琴山館徧讀  
所藏書學益博自經史暨地理水利樂律步算六書音  
韻篆隸金石莫不周悉詩文步伐精嚴引據典確亦與  
悔菴學文鐵橋漫槩秋室集相上下所著刻西夏紀事  
本末烏臺詩案始末墨妙亭碑目考證於蘇州書局餘  
書見南潯鎮志者尙多他日如有所得卽爲傳之先以  
此編爲嚆矢歲在旃蒙單閼四月吳興劉承幹跋